經禮問答 九

禮疑

喜禮 卯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七十九

禮疑

喪禮

反哭 附廬墓

答或人

反魂不於其家非正禮也然不得已而返於他所則祔祭亦不得已而紙榜行之當如來諭矣

答尹爾和

反魂具鞍馬雖象生之意而禮無可據未知何如旣有靈車其外鞍馬不亦虛乎

答韓伯圭

父母偕喪同日葬窆題主則反魂時神主同安一
靈車耶考妣亦不可同殯耶

考妣偕喪雖同日題主反魂時當可異車殯宮亦異
此則明有古禮無可問之疑耳

答金久之

國恤中私家反魂時靈車

嘗聞於先師喪中死者不當用素旌素轝據此則反
魂亦可知也第今俗必用珠簾彩轎此則本非禮意
雖微 國哀亦可廢之矣只以靈車奉主而歸有何
未安但靈車亦不可太華略示其變則似安於心未
知如何

答尹爾和

廬墓雖非正禮然旣有栗谷先生之訓似當遵行而但主人獨廬墓諸弟不得從行則不能無難處之端未知如何

反魂於家而守几筵自是正禮兄弟中或守此正禮有何不可朱子於母喪反魂而常在墓所朔望歸奠几筵則是廬墓之禮亦爲後學之大典矣不待栗谷之說然後爲可行也若諸弟不守几筵而各歸其家則其無行大矣如此則爲其兄者當以誠意開導之使同於己似好矣

廬墓者朝夕哭省有拜禮否

以小學王裒事見之則可知其有拜矣
小祥後晨昏哭當依禮廢之而若廬墓者則朝夕
展省似不得不哭未知如何
南軒先生雖常時上冢則哭我朝松江鄭公亦然況
於三年內乎
答吳順之
葬後若不反魂而仍奉几筵居廬墓下則四時節
祀只行於几筵而於墓則全廢奠拜之禮歟
似當行於几筵蓋以家禮始祖親盡後墓祭例之則
恐當如是矣
虞

答或人

父母並葬必先母而後父父未葬而豈可先母之虞乎故禮曰祭則先重而後輕若如來示則先行母虞於父葬之前乎若是父葬後行父虞而日尚早則母虞行之於其日亦或一道而不敢質言

答南宮惠伯

先葬父後祖母不虞祔待後事禮有明文更無可疑初虞亦是虞也何可與再虞三虞異同也初虞不行於葬之日中誠爲未安然所重有在何可徑情直行也

答朴士元

母葬時改父墓合葬

父喪未葬前祭母時猶服父服禮也今此緦服異於初喪之斬則當服其服耶已見父柩服雖輕而當與初喪不異耶不敢質言至於平土後虞母葬後虞父之說恐未然若是同穴則無論平土葬訖而當先父後母雖是異穴必待父虞畢後始行母虞覲於禮記之文可知矣

答金長城

喪服小記所謂先葬者不虞祔者謂今日葬母明日葬父也今若同時下棺則當於是日先行改葬父虞於墓所卽行母虞不待還家告改葬之後也

答趙復亨

反服其服虞則除之者此所謂虞似指初虞然不敢質言耳父喪遷母其祭先後極難處之若以正禮言之則大凡初虞皆在日中父虞過後乃行母虞似無未及之理而人家虞祭例致晩暮是爲難處者也

答黃周卿

母喪題主後臨其虞祭時主人始可澡潔然則未題主前先行改葬之虞亦難便須待題主後卽澡潔而行父虞也

答尹汝良

卒哭前凡祭祀皆廢禮也今有人其母改葬虞祭在於其祖卒哭前則何以爲之耶

禮葬則先輕而後重祭則先重而後輕今於重喪虞後行輕喪之虞則似宜若以重喪中行輕喪虞祭爲未安則從朱子說於輕喪改葬只行奠禮亦宜

答吳再挺

遭母喪將祔于父墓旣穿壙而主人又遭妻喪成服適當葬日成服後更當擇日以葬而虞卒哭祔祭倣禮行之耶

初再虞則卽行三虞卒哭祔祭則葬妻後擇日行之而三獻之禮皆不可廢

答李伯祥

國恤中私家虞卒哭

自省事後始遣　仁穆大妃喪自彼時論議紛然莫可適從先賢之說亦無一定可據者今條列于後以備裁擇

一說以爲禮有君喪服於身不敢服私服又何除焉旣曰不敢服私服則又不敢行私祭

愚以爲此實古禮有不可行於今者且此古禮正指公卿大夫常在公朝者言非泛指士民而言也

一說以爲　國喪行葬者衣衾銘旌大轝皆用華鮮者則獨廢祭祀不亦過乎且五禮儀所謂大中小祀皆廢者指　國家而言非指私家也

愚以爲凡此數說皆有所據然　國家於私喪祭

祀皆無禁令而只是爲臣子者全用常禮有不敢
安於心故不能不有所損節先師所謂 國恤卒
哭後可行私喪大小祥者似是酌中之論今日所
論虞卒哭未知與大小祥輕重如何葬前旣不可
行二祥則虞卒哭似亦不可行然二祥則於古必
卜日行之然則二祥之退行自無所妨而虞則是
安神之祭旣葬而不能安神則於人子之情誠有
所不忍者故愚於前日敢爲似可行之說而然亦
不敢專用常禮故以爲略依渴葬例卒哭則退行
於 國葬卒哭後以示變常之意似或不甚大悖
也然此亦出於杜撰故旣答送之後心常不安毎

欲聞玄石之說如何也今此丈後說如此似是再思而已審者從之不亦可乎愚於公私禮說不欲更有所預而於哀家事則不忍終默幸須諒察

答李汝九

禮經論虞祭處有曰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然父母喪偕先葬母不虞待父葬虞後乃行母虞則有故者容有待後而行者矣如以不卽虞祭有所不忍則依渴葬報虞之說行虞於葬後而卒哭則遲待　國葬後行之猶爲示變之義而旣無先儒議定之說則亦不敢創爲無稽之說以犯不韙之罪未知何如如則可也幸詳議於知禮者行之也

答閔稚久 鎭長

虞盖爲神靈飄散無依故欲安於神主之祭也故曰虞之爲言安也若是則葬而不虞誠人子之所不忍者而第 國恤初喪大小祀不擧而獨行殷祭亦所不安或云當略設以行三虞以存不敢殷祭之義而卒哭則必俟 國葬後擇日行之云此似略得其宜而第無明文亦不敢質言也惟卒哭必待 國葬後行之者禮有渴葬報虞而卒哭則退行之文此爲可據也

答朴和叔

自虞至禫雖入喪禮之中然虞是神之之禮故曰常

事或曰吉祭大小祥註曰祥吉也恐不可專以喪祭爲言也以此論之則祭之吉凶之不可斷定亦猶官之高下之難分也未知以爲如何

答李新之 鼎華

虞以後倚杖於室外階下門外云者只言其祭時耶朝夕上食及受弔時則其可杖之耶

虞杖旣倚於室外則此後朝夕饋食恐亦當如是矣然自此不復杖則恐更無用杖終喪之意惟當祭時不敢杖而已

答閔元重

虞卒哭大小祥條有辭神而無參神之節何也若

曰三年內孝子常侍几筵雖行祭時無可參謁之義則辭神之禮亦當無之未知辭神參神有何異義而然耶以愚見思之既有辭神則丘氏補入參神似是未知如何且辭神之禮虞祭歛主櫝之後主人以下哭再拜時祭主人以下辭神再拜後納主其不同者何也凡祭主人添酒而虞祭則執事爲之何也且既有添酒之禮則當有拜禮而主人與執事皆不拜亦何也

竊意祝出主後主人以下入哭者恐是參神之義也未知果然乎辭神在歛主後者恐是喪祭異於吉祭也未知如何虞祭添酒之儀恐亦如此也

答閔士昻

三獻祭酒乃代神之祭而虞祭則祭而後獻時祭則獻而後祭祭後復獻其意何據

虞祭猶是喪祭故與時祭略有異同

答尹爾和

虞祭祝立主人右卒哭後祝出主人左或右或左有何意義

吉祭尚左其尚右以其喪禮也歟

答李伯祥

父母之喪旣虞卒哭註○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其義何據虞是安神之祭則其不可日日而祭

之耶

日之剛柔相接初虞若是剛日則三箇虞自然日日接續矣惟再虞是陰數而必用柔日故初虞若是柔日則不得不越剛用柔而或有間日者矣

答閔持叔

再虞若於道中遇柔日則當於所館行之至家之後隨値剛日而行三虞不可以至家日爲斷也世俗以神返室堂之日全然無事爲嫌然題主祝已告此意不可謂無事也

答梁以杞

子幼而叔父攝主則當告其由耶祝詞何以爲之

攝主之意如虞卒哭等大祭祀則須皆告之矣雖下者之弟攝行其祝文頭辭則必云孤子某幼未將事云云矣此於禮經無見出之文而曾聞人家皆如此云矣

答或人

子雖幼而旣以其名傍題則祭時使人攝行之意可以措辭告之夙興夜處等文字告之以本文有何不可而必改之耶

夙興夜處云云旣非嬰兒之事而攝主之人若是兄弟若遠親則亦非所宜稱

答朴和叔

魂帛歸家當埋屛處或借寓他家終非久居恐未
安待三虞祭畢埋墓側如何或依魏氏堂說同埋
於葬時否
家禮發引時主箱在帛後反魂時帛箱在主後其微
意可知矣恐不可埋於葬地如魏說也其所居雖是
寓處然神主旣返于此則仍亦埋帛于此恐宜也如
何如何

祔

答金致鳳

禮曰周卒哭而祔殷旣練而祔孔子善殷朱子時有
議當從殷禮者朱子以爲殷禮旣不可攷又凡百皆

用周禮而此獨爲殷禮爲未安此孔子雖善殷禮而後世不可行者也然今祔祭旣不行於卒哭後則當行於練後無疑矣大祥以前則皆當爲練後矣若大祥後則非但禮無所據且事多拘碍矣

答俞弼卿

祔祭若有故不得行於卒哭之明日則又於其明日行之無妨如不得行則練而行之亦不得爲無據矣

答李擇之

祔祭是禮之重者而前見親知家支子喪未有行之者故頃當禍變頓不致意考見備要則曰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則宗子爲告于祖

而設虛位用紙榜以祭云然則今闕而不行大違
禮意殷禮既無所考據欲依五禮儀說行之於祥
後一日未知如何外曾祖嘗答先人問曰卒哭後
祔祭差過不行則大祥後擇日而設曾祖考及考
位祭之爲可寒岡答人問亦曰卒哭之明日或差
過則當於大祥之明日行祔事而朱子答陸子壽
書曰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尚有一夕其無所歸也
祥祭之日徹去几筵或遷稍近廟處直俟明日奉主祔廟
然後徹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以此觀之似當
於祥祭之夕仍行夕上食以待明日祔遷而後方
始徹得几筵又曰當今繼曾祖之宗子用紙榜行

祔事於亡者之祖考宗子若遠在則以宗子之名
代行無妨又於繼祖之廟略行告辭之祭恐或得
之今若祥後行祔禮則當據依於此祥日不徹几
筵或遷神主於稍近廟處或就舊處移安而夕時
仍上食宗子以酒果就廟中曾祖龕前告以明日
以其來祔之意翌日又以紙榜設位於孤家中堂
祭之而宗子方持伯父承重服則渠不敢入廟當
使其弟攝行耶祝辭則孤與宗孫中誰當主之奉
主就位時亦當有告辭當行節目伏乞明敎竊念
祔祭元是古廟昭穆之禮而後世廟制同堂一室
以西爲上之後猶且見錄於書儀家禮者不過爲

存羊之意也然朱子亦曰今不立昭穆而祔于曾
祖考者無情理也若支子而當立別廟者則似尤
無情理也未有先儒之勘破則猶不可不行耶
旣祥之後擇日行之恐似拖長恐寒岡之說爲長祥
日徹去几筵遷于稍近廟處朱子之說雖如此然此
可行之於宗子而若哀家則祠堂只有先夫人神主
而乃以權安於旁側亦似未安不若仍安於舊處明
日祔祭畢然後奉入祠堂之爲穩也夕時上食恐亦
未安盖喪期旣以大祥爲斷豈可以權置故處之故
而復設當止之祭耶

更思之旣練而祔旣有孔子善殷之說若於練後祥

前擇一日行祔祭而大祥入廟自如常儀則似好盖朱子之以殷禮爲不可行者以不行於卒哭之後而必待練後爲不可也今旣蹉過已踰於練後與其行於祥後而有多少難便之節不若且從殷禮之爲有據而又無窒礙逕庭之事也草兒之意亦如此未知如何
宗子雖方持服然旣以衰服行斂櫃文祔祭於祠堂則斂櫃與先大監所爭幾何以情理求之恐無不可行之義而但無明文不敢質言耳
不祔於禰而祔於祖無論宗子與支子旣有朱子定論則何敢置異議於其間耶

答金遠明 益廉

下詢疑禮凡喪父在父爲主則不得別爲子立廟而姑祔於亡人之祖龕矣此則無間於亡人之有後無後也且人死則其魂氣與祖考合故葬後必設祔祭以漸爲之兆此則雖支子之當別立廟者亦復如是矣今日尊家祔祭寧復疑乎

答崔有華

卒哭後行祔祭於祖廟者告其昭穆繼序之義支孫有何入廟繼序祔祖之舉而必行此禮歟雖行之於紙榜宗子當主而若有故則誰可主之

生時祖必抱孫故死而神靈相合無間於宗支矣支

子與宗子雖異居亦須宗子主之而宗子有故則以
攝主行之可也

答閔元重

祔祭條若喪主非宗子則皆以亡者繼祖之宗主
此祔祭又曰若喪主非宗子而與繼祖之宗異居
則宗子爲告于祖而設虛位以祭祭訖除之據此
則祔祭之禮雖支子而不可廢甚明而或曰禮雖
然也新主後日非當祔於祖廟者則雖不行似無
不可未知此說如何

雖非當祔於祖廟者其魂氣則當與祖合故虞祭祝
不分宗子支子而皆曰哀薦祫事祫合也欲其合於

先祖也據此則祔祭亦何間於宗子支子乎

答韓伯圭

衆庶子之子旣立其父之廟則其妻喪神主當入於其父之廟而不可祔于宗家祠堂如此之類卒哭後無祔祭耶家禮祔祭條當告所祔之主所謂所祔者祖母神主也不祔祖母而只告其祔意似是虛禮未知如何

雖不入祖廟之人其祔祭則必於其祖廟禮也祖廟遠則設虛位以祭亦變禮之不得已者然則其以祔告于其祖若祖母之廟安得謂之虛乎支子雖立其父之廟其妻則不入於其廟而必祔於祖廟是禮之

正也然今人或祔於其父之廟而曲坐於東壁之下此則事勢之不得已者也

答宋子華

支子有喪行祔之日宗子當主之而若遠出未及歸則將如何世或有拘此退行者其有明據否且行祔時當前一日告于所祔之龕而宗家若遠未及周旋則將如何闕此一欵只以紙榜行之否

支子祔祭宗子有故則當用攝主行之矣若宗家相遠未及告於宗祠則勢當闕此一欵矣然不可仍此無事追後具由告之似爲周詳矣

答安應龜

祔祭時若宗家遠則當以紙榜權設而行之矣祔是
卒哭後明日卽行者故卒哭祝曰明日隮祔云云何
可等待後日耶

答崔有華

祔祭條曰若無祖則祔於高祖無祖云者祖父生
存之謂歟祔於高祖云者祖廟在於宗家而高祖
位旣已祧遷于支孫家故支孫爲其私親而祔於
高祖歟

無祖云者或祖考生存故祔於高祖此乃禮所謂中
一而祔者也或最長房奉祀高祖則其高祖之玄孫
亦當祔食矣如鄙家所處是也

答金久之

婦祔於祖姑禮也而祖姑方在世則當從無祖則祔於高祖之文祔於高祖姑而高祖姑神主奉於宗家方在遠方則祔祭於何爲之耶

禮所謂中一而祔者是不得祔於祖則祔於高祖之謂也廟在遠方則行於紙榜已有先賢之論矣

答李聖彌

祔祭於曾祖決不可也祖廟在遠則以紙榜設虛位而行之如無宗子則亦使族人攝行之例也

答或人

母喪葬後祔祭有故未行將追行於練或祥後矣

練前又遭父喪先喪練祥亦當退行於後喪卒哭後而後喪則卒哭後即行祔祭禮也先喪喪既在先而祔在後喪祔後亦似未安當何爲之耶先喪祔祭雖練前與後喪同行未知如何先後喪若一日並祔則祖考妣神主似依忌祀並祭儀行之而所祔先後喪神主尚未合櫝當各設位行之耶祝文亦一文並告耶

前後喪祔祭亦當依先輕後重之禮而各行之矣

答申伯久 永植

問解云祔祭宗子告亡者祝文哀薦之哀字不用似是禮意雖如是而所謂宗子是亡者之子則雖

用哀字不妨於禮乎若不用哀字當用何字歟
宗子云者是主大宗之主人也以大宗主人而祔祭
其傍親故當不用哀字矣來示所謂宗子指何人耶
若指後大宗之人則是於本親爲從子矣何得爲亡
者之子也哀薦二字改作薦此似得矣
家兄出爲大宗後今遭本生親喪祔祭告亡者當
用何稱家兄自稱當如何當稱從子耶
生父母於所後長則稱伯矣仲叔季一從原序而自
稱以從子無疑矣
答李仲深
祔祭時五服之人各服其服無疑矣盖家禮質明主

人以下註言倚杖于堦下而其下仍有詣祠堂奉神
主之文此可見仍服其喪服矣
答閔士昻
祔祭祝適于某考之適字願聞其義
適猶詣也就也
答韓伯圭
喪服小記妾無妾祖姑者當易牲而祔於女君其
註曰當易妾之牲其易牲之義可得聞耶
易牲之義禮記小註妾祔之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
示其殺焉
小祥

答尹拯

練服曾答李友之問只據丘儀及近世通行而不能盡其曲折矣今哀家如欲一遵家禮則何獨於絞帶而有所從違耶朱子嘗言今所編禮書只欲使人知之而已是指通解也又言有聖者作必將因今之禮而裁酌其中取其簡易易曉此正編次家禮之意也大抵家禮是酌古今之中使文質適均而因於貧寠者亦得以行之則今之行禮者固當一主於此書而至於大段窒塞欠闕處然後始當以他書參之矣鄙意每如此故家間所行不敢遽易以他說也所可恨者家禮不及再修以幸萬世誠如楊氏之說也練後

姪孫於朝夕上食哭不哭之疑正無明文不敢質言
然以逮事祖忌日之儀推之則恐不可不哭姪則異
於直統然亦當以祥禫與者皆哭之文推之否

答李汝九

下詢練服之制儀禮家禮各爲一說如無朱夫子臨
歿時遺訓則難於隨意參用矣只主於儀禮則必有
窒礙處然後參以家禮或先儒諸說而主於家禮則
還亦如是矣如此則庶或寡過耳

答閔元重

備要小祥章小註曰家禮無受服所以從簡若不
改備者仍舊亦可然則中衣與衰裳雖未練改而

冠與帶經當練改耶

今人行禮當一從家禮而家禮小祥章未能分明曉解若不改制服則是不受服矣然則何以日前期一日設次陳練服耶然備要明言家禮無受服所以從簡云云則先師此說必有所據而當時未及禀訂今不敢質言耳

答閔行重

練時去辟領衰家禮始因書儀有之而儀禮禮記等書旣無所據且張子曰以始喪斬衰之衰著之變服不欲摧割之心遽忘於內也此說極好未知如何

雖與儀禮不同朱先生叅酌古今而爲之定制恐不可不從

答尹爾和

小祥練服據家禮則只練冠去首絰衰負版辟領而餘無所改雖出於從簡然有不可不改此等處必待備要然後乃明曉耶

據家禮本註則似當於舊服去衰負版辟領等而然其正文云設次陳練服其下註云主人倚杖於門外與期親各服其服其爲别制喪服無疑矣

答李汝九

衰服據儀禮則用生布改製明矣家禮前一日陳練

服者是新製者也然則雖不弊破其當改製無疑矣黃裏縓緣後世不用而家禮亦不言今何必云云也

答李顯稷

小祥後練者何義絰用葛者何義

變而殺之之義也古禮則只練中衣而正服則用生布稍細者矣葛視麻頗輕故古禮用於練服而家禮則否今之仍用麻者其從家禮歟

答尹吉甫

艮哀練儀欲無異同誠是好意弟家一用通解備要所録亦主於是矣只是絞帶則母喪自當用布不必從通解而然也至於父喪用布世亦有從之者否四

方之所覩赴更可商量也如何如何大抵家禮練服之說未得分明曉解則似當從通解矣先正之苦心纂証豈欲擯於無用耶

答呂士常 有經

練時服制備要所載儀禮通解之說可考當以稍細生布攺制正服而只練中衣者甚得古意耳經用葛絞用布亦載通解故愼齋喪其孤如此矣葛之用全者或用外皮未有明文然皆無所害矣雖用全者尤輕於麻經矣

答閔行重

練時只練冠及中衣或曰并練衣裳疑禮問解備

存其說而無歸一之論當何的從

據問解則似當只練冠與中衣矣

答朴世義

小祥冠既用練則武與纓恐或改製耶頭巾亦當用練耶

家禮小祥既云練布爲冠則武與纓似當並在其中矣頭巾則出於丘儀未詳其當練與否也

答尹拯

練日只改衰裳而餘不改於家禮儀禮半上落下參酌二家亦非非盛德者所可爲也大抵當從初喪之所主如何耳

答李新之

三年之喪練時衣裳制如大功以此觀之似當緝邊未知禮有此論否且腰首經亦降殺從大功耶父母喪練時衣裳制如大功衰服者見於備要圖式而家禮儀禮皆無斬衰緝邊之文豈因儀禮練用大功布之文而然耶若於小祥緝邊則更無斬衰終三年之意未知如何首經於練直去之寧復有降殺者耶腰經儀禮有用葛之文而家禮則不言或變或不變俱不爲無據也如何如何○所謂制如大功者豈以小祥去負版辟領如大功之制故云耶若以緝邊爲言則當曰制如齊衰何必越齊衰而言大功也

答李厦卿

古禮卒哭受葛而丘儀移此一節於練時旣非古禮寧從家禮不用爲得歟

練時受葛從家禮不用亦得然世俗循用丘儀已久從之恐亦無害也

答李新之

備要小祥腰絰條丘氏用古禮意小祥腰絰以葛爲之問傳及圖式葛帶三重四股然則制如絞帶耶

葛帶三重四股者初以麻合而成一單股者爲一重以此一重合之爲二重又以此二重者合之爲三重

也然則自成四股矣

答李仲深

練帶若不用麤葛而用其去外皮者則其潔白光鮮不宜於喪服其用麤之說恐不可易矣然麤葛之輕重與麻甚相懸（葛輕麻重）儀禮用葛之義或出於此耶練時絞帶之用布出於儀禮好古之家或從之矣

答柳子壽

備要云腰經用葛則絞帶亦當用布用布云者縫合如齊衰帶耶抑裁破絞之如三重四股之制耶人家絞帶或用麻或用布好禮之家何以行之也

絞帶之或用布或用麻俱無不可好禮之家亦無一

定之規矣所謂用布者以布縫合之謂也未聞裁破絞之之制也

答李汝九

練時絞帶用布是禮經明文曾見愼齋小祥其諸子用之盖從尹兄吉甫之說矣

答柳子壽

小祥依備要冠及中衣衰裳以練爲之去首絰負版辟領衰而腰絰絞帶以熟麻爲之耶

小祥冠衣皆練則腰絰絞帶亦當用熟麻而但疑禮問觧葛絰用麤皮之問答以疑用麤皮據此則腰絰絞帶不必用熟麻矣然備要腰絰註旣云纇或熟麻

亦可則用以熟麻可也

答朴世義

練時絞帶世俗多有用熟麻者亦有可據之文耶

練後絞帶之或用熟麻禮無所據熟麻之文只見於家禮緦麻章矣

答李汝九

繩屨只用僧人所製者何至於光鮮也據儀禮則所謂菅屨外納者雖以草織之而實如今時所謂唐鞋者矣今之僧鞋視此則麤惡矣

答金永叔

喪屨初喪用菅練時用繩麻所謂繩麻自是兩色儀

禮有繩屨（本註麻繩也）麻屨之文據此則用繩爲之者謂之繩屨用麻爲之者謂之麻屨非一物也又按禮不杖期麻屨齊衰三月與大功繩屨據此則麻重於繩也又按練時惟冠與中衣練之而其餘皆仍舊屨亦不應獨熟也（然橫渠則衰裳冠帶皆用熟今屨雖用熟亦不爲無據也）五禮儀所謂以白綿布爲之云者蓋出於丘氏大功用布小功用白布之文今不須仍以爲據也練屨仍用初喪所用則無變除之義此雖 上命不可從也白皮鞋自儀禮以至儀節皆無所據之文今不須論也

答閔士昂

父母之喪初期後葬者以葬之後月行小祥則其

大祥行之於今年行小祥之月耶抑用再忌之月否

葬畢行小祥大祥則自用再忌之日矣

答閔士昴

喪中遷葬者出柩後值小祥則姑闕祭而葬後擇日行之耶

遷葬出柩後值初期則當告由而只以忌日之禮薦以單獻之禮葬後擇日行小祥庶幾不悖於變禮矣

答或人

母喪練前遭父喪將不得行練於葬前初期日設薄奠伸情未知如何三獻不可行祝文亦闕之否

母喪練祭當待葬父虞祔後擇日行之其初期日則略設單獻祭而哭之而已祝文則闕之而只告不行練祭之由矣

答閔士昻

母喪過期不葬則于當葬後行練而夫則雖未葬猶可除服否

夫於妻亦有三年之義似當與子同其進退矣

答具濟伯

所諭疑禮首一條尋常所疑於心者夫妻喪實具三年之體段故練杖祥禫四者只是一串事今以不杖而不禫則獨行練祭恐是半上而落下竊謂小記註

說不得爲定論也然既不得攻破註說之明文則只得依此行之不至爲全無所據也禫是三年之制則可謂重於緦矣然禫服近於吉而緦具衰裳腰首經則似或反重於禫此則又難以臆見斷定也

與權思誠

有遺妻喪者蒙於禮方既失十一月練十三月祥之節而於其期也直行練祭其子遂著禫服矣既而覺其非禮欲追行大祥此意如何曾子問並遭君親喪君服盡後次月練次月祥云云當依此行之耶若然當返喪服至祥祭而去之耶望兄痛加剖判而教之如何如何

答李汝任 秀衡

亡妻祥期在今六月當以四月行練而今以 國恤祖考祥祭當行於卒哭後則妻喪練祭又當卜日於其後而行之乎

先後祥練少無相妨之義隨所卜日行之可也

答金魯源

近以家內染疾奉几筵奔竄中亡父初期已迫人謂奔竄中行祀未安姑俟乾淨還家擇日行之爲可而情事痛迫欲行於當日未知如何

所寓處若奉安神主則只於當日行練卜日追行蓋出於不得已也

答或人

凡喪練祥若有故不免擇日退行則當用剛日耶柔日耶祝文一依備要練祥祝式而更無措辭告退行之由耶

剛柔日當用於虞卒哭之祭練祥則未聞祝文當用常時所用而末段略告退行之由似宜

答朴和叔

有君喪不敢私服之義已見於曾子問其間雖有歸居于家反君所之節而其服則同此爲禮家定論無容更贅此正崇教所謂指公卿大夫常在公朝而言非泛指士民者自與後世臣僚喪親之制

逕庭甚矣惟令卿大夫以下 國恤卒哭前不敢
直行諸祭者雖非有所禁令而實乃原於五禮儀
自初喪至卒哭停祭之說亦崇教所謂爲臣子者
全用常禮爲不敢安於心故不能不爲之節損者
也然其所謂爲之節損者必於其人之尊卑其祭
之吉凶有所遞係參酌之端然後方可合義如或
以此而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士吏皆不得行虞卒
祥時忌墓之屬而必至卒哭之後一體並擧則亦
豈自盡於君喪之道者哉方喪之制朱子旣謂之
比方於親喪義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云則誠難以
後人私見有所創說而得宜然其所處婚姻一節

最爲今日憑依之端又況近世諸先生各自有說不無就中參酌之事則愚請有以仰溷而奉裁於門下也夫所謂自公卿至士吏皆不得行祭者豈非以我　國之制以生員進士生徒及錄事書吏之徒皆白衣冠三年與臣僚之服斬衰者大致無甚分別故耶然而退栗二先生猶以有官無官爲言 有官指文武百官及前銜堂上官以上有衰服者無官指前銜三品以下至書吏 則是殆以集說所謂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意參於其間而若乃吉凶喪祭之際恐尤不可不分者世采之陋見也曾子問旣有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遂之之文已與大夫之祭鼎俎旣陳聞君

虧廢之說不同而朔日月半之殷事亦且互舉則其以在下先輕之喪必待其君五月之葬而後乃葬者似無其理旣行其葬而不行虞卒亦知其必不然也蓋喪服小記雖有旣葬而不赴虞及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之文恐非如此之類者誠爲以不敢私服之義推之則其於親喪輕包重特之制有難擬議而又曰主人皆冠則類非以君之服而廢赴虞明矣大抵經文殘缺旨義深奧有官者之禮終無的證不敢爲說而至於無官之人於其祥祭之重且吉者猶當俟時行禮而於其虞卒之輕且凶者顧反不行以致

更與朱子所謂三月許昏之義不啻背馳無甚意義矣況於今日之 喪明有別註 國家所行又將可驗則雖曰本非正禮爲臣子者亦不宜自處於其薄而要之視前日 大喪時停祭直待卒哭者煞有不同 國家條制若在官者以時論正則已不然未見以非禮而不遵行者如今士吏白衣冠三年之制亦其一也 且如二祥之說則又有其由既非適子之居官又非時祭墓祭之吉禮愚恐其亦無必以無官之卑分而不行奪情之喪祭之理矣未知如何 禮自卒哭以後稱爲漸吉然其大體卒哭祥禫皆在喪禮編內可見也 若其有官者之禮必欲更加參酌則似當以退溪之不行節祀栗谷之專廢忌墓爲法 忌祭或依寒岡以喪餘之說行以

(一獻不至大妨矣)而葬與虞祭姑依赴葬赴虞之說以行之或用既葬不赴虞之例退行於卒哭後以附朱子選人以上之義者庶幾得夫尊卑吉凶之衷而亦與備要二祥未知其必不行之說合矣昨奉抵李哀徵明別紙其於　仙寢未冷遽以純吉從事之語不勝驚悚敢陳陋見之本末並請其咎也若曰退栗雖有有官無官之別不至如此盡行虞祥云則有一焉先正所論只在時忌墓而不及於虞卒者豈亦非吉凶之分而惟栗谷引祥乃殷祭之說則是以有官者言矣盖今日雖無官者亦爲不敢全行時忌墓之吉祭則是又豈非爲臣子者不

敢自處其薄而實與 國家所行有異處耶如何
如何續考禮答問有曰小君喪之與君喪固有輕
重今 國祭亦廢而大夫家於都下敢行三獻私
祭於 國有殯之日情義未穩此乃答鄭松江者
而與栗谷所論爲一事矣詳其語意似亦但以大
夫爲重矣
有君喪不敢私服等說雖是古禮非後世之所可引
用者栗谷所論官之高下盖倣古禮爲之隆殺者而
爲言豈不是正當道理然我國官制未能如古卿大
夫士等級之井井不亂自三公以至百執事皆用一
等例如古則惟達官以下無杖而今則大小官皆無杖之類既於此不能分別

其高下而獨欲分別於前銜三品以下至士庶者不
亦踈乎且如堂上僉使用高官例直提學之罷散者
反以堂下之故而下同於書吏則豈不舛哉今所引
退栗之說雖如此亦未見其高下之分明區別未知
自何品爲高官自何品爲卑官恨不得及門而質問
也大抵今日　主上雖以　內喪之故　國家大中
小祀一皆舉行而自爲臣子者言之方持齊衰之服
而　梓宮在殯一用常時祭祀之禮竊恐有所未安
也蓋以曾子問言之則君喪如彼其重也後世雖不
能如此豈不可略示其變乎古禮於等級雖甚截然
然圻內百姓尚服齊衰三月則今日未仕之士夫獨

不得比於圻内百姓乎我　朝先賢之論亦多異同均無一定之論與其失於薄寧不當失於厚乎且以私情言之當二祥者略設於忌日待　國葬畢後擇日行二祥則其於私親亦未爲不厚也古人有喪期無數者今以　國喪加服私喪數月亦未見其甚乖於人情也鄙見如此未知如何幸望更賜批教也

答李汝九

國恤卒哭前私家練祥不敢行者以練祥殷祭故也當待卒哭後擇日追行而忌日則略行奠禮也周時則士禮與大夫自別自家禮不分士大夫以後不復區別耳曾於　仁穆王后國恤時沙溪先生小祥在

葬前愼齋與門人商議據曾子問註說退行祥祭於
葬後耳

國恤卒哭後擇日行練旣有連山已行之規几筵未
徹前朝夕哭上食何可廢乎然行忌之日不可虛過
當略設而哭之有服之人於此時皆可除服也雖出
繼出嫁之人似無異同矣

答崔文叔 奎瑞

來說大槩皆是然再期日行祥祭卒哭後行禫祭云
者似有難行 國喪未葬前何可行祥祭乎若曰略
設則不成祥祭記昔沙溪老先生小祥適値 仁穆
王后國恤只於是日略設祭需哭而行事 國葬後

擇日行練事此酌古商今可以通行而無疑矣

與尹吉甫

練後几筵朝夕拜省禮文所無而退溪以爲可行世俗亦多行之第老先生之意則以爲三年有朝夕常侍之義故未練朝夕哭而無拜禮則練後似亦無拜故家禮不言也孤哀則從退溪說行之然硬行先正未定之儀亦甚不安未知如何

答金久之

退溪先生曰練後雖止朝夕哭晨昏當展拜几筵此一段編入於新增喪禮備要小祥條而沙溪先生答人問又以爲以朱子說觀之三年內有常侍

之義朝夕參拜亦未知其如何更詳之云云二說差有異同未知宜何所適從耶若以展拜爲違於常侍之義則旣徹朝夕哭之後更無他可行之禮否

練後朝夕展拜二先生之說果有異同然練前有朝夕哭祔廟後有晨謁而中間練後祔前却無事在者是難曉處也從李先生說恐或寡過也

三年內上塚則哭出於人情之所不能已孤哀輩每到墓廬朝夕上塚哭臨日以爲常盖以在家侍几筵則有朝夕哭與朝夕上食之哭而獨於墓下無朝夕展省之節情有所不忍故也近閱退溪集

門人問小祥止朝夕哭則廬墓者或於祥後晨昏上塜哭臨此亦止乎退溪答以晨昏哭塜本爲非禮況徹乎此而猶爲彼乎此等事君子不貴也云云看來不覺瞿然朝夕攀栢小學所載退溪之若是嚴斥者抑何意耶若如此論則練後雖上塜亦不當哭耶

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父母之墓宜有以異乎朋友矣

練後參拜從李先生說謹聞命矣第念朝夕哭本無拜禮蓋以三年內常侍几筵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也沙溪所引朱子之說其意亦出於此其爲

常侍則練前練後一也而及止朝夕哭遽行參拜之禮此與入廟後晨謁似異亦有違於朱子不死其親之訓如何如何然猶爲彼善於此否

禮子於平日晨昏之禮男子唱喏婦人道萬福安置據此則平日常時不爲昧然無節矣况練後無參拜之儀則是都無事故鄙意每以退溪說爲合於情禮也如何如何

又嘗聞退溪以朝夕哭奠爲一事以卒哭後猶朝夕哭與小祥後止朝夕哭之哭並認爲上食哭云據此則其所謂練後止朝夕哭晨昏展拜云者未免逕庭竊不能無惑伏乞明以申諭

家禮初喪有朝夕哭朝夕奠朝夕上食哭無時四節初虞後罷朝夕奠猶哀至哭至卒哭哀至不哭而猶朝夕哭小祥只云止朝夕哭而無罷朝夕上食之文此四大節罷行井井不紊矣退溪之說恐不可從如何如何

答閔行重

止朝夕哭條註朔望未除服者會哭云云喪人常侍几筵固不須言而服人則期服亦已除矣未知此指何服而言歟

朔望未除服者云云先師以爲聞訃有先後故練後亦有未除服者耳若以古禮言之則練後主人兄弟

亦有歸家之說此或指兄弟而言之然後世則似不可行矣

答或人

喪服當從聞訃日計之成服雖後於聞訃數月之後亦不可據此爲斷也

答朴子玉子騁

聞訃在亡月則只計月數而行練祥於亡日以應十三月廿五月之文例也但朱子大全有計日月之文故人家以此日字而疑當計日此亦有所據第未知當以幾首日爲斷也或云當以聞訃日爲定云此等論議不敢臆決耳

答朴世義

喪人聞訃移月則雖一二日必須其日除服而同月內有一二日後聞訃者有二三十日後聞訃者則其除服皆用忌日歟今年正月初一日人死而晦日聞訃則明年正月初一日除服何如且除服之人以病不得行禮如之何

聞訃之日在親死之月則當於其死日行練祥矣除服之日有故不得行禮則追後擇日行之可也

答鄭德雨

長子聞喪差後而在家諸弟其服先滿則當先除矣此則朱先生之說然也諸弟於初期再期設祭如常

時忌日而除其服云者老峰之說是矣但初期再期長子亦無不參祭之理其告辭當備言以長子之故而退行二祥之曲折似有委曲之意矣至於禫祭則諸弟只當於其月擇日設位哭而除長子亦於當禫之月哭而除之而已蓋禫祭則有過時不祭之文故不可追行也長子未行大祥則其於几筵未可遽徹云者來示然矣但如中原則或於三年垂畢之時有始聞喪者矣若然則其几筵之設當至六年耶此甚可疑而於古未有所考此一節更問於老峰如何

答康用錫

據禮主人有故則不得練祥餘人則只哭而變除而

已然是日不可不畧設祭品如常時忌日之儀矣主婦不得與主人同時除則須待後日設位哭而除之耳

答族孫三錫

追服人除服雖在旣祥徹靈座後而旣有祠堂則必設虛位而除之是何意耶

祠堂非可哭之所故當設虛位而哭之

答宋明叔

人家喪後始立後則其所後子當以文書來到日爲聞訃日而後四日成服矣然則練祥之期從聞訃日計之乎從成服日計之乎以朱子答曾無疑

說觀之則當從成服日計之未知如何
朱子答曾無疑說似有曲折以成服太晩之說觀之
則疑無疑於日月久後始爲成服而中間難以指的
某日爲聞訃之日矣故不得已而以成服爲節矣今
此奎煌之事則異於是盖旣以公文來到之日爲聞
訃之日則凡人練祥皆從聞訃日計之矣此何獨不
然○假如親喪在正月聞訃在二月二十八九日成
服在三月之初則當從二月計之而至來年二月行
練乎當從三月計之而至來年三月而行之乎以是
例之則處此無難矣

答姪子基學爲人問

喪後繼後者從　啓下文書到家日爲聞訃日四日成服其練祭亦以翌年文書來到月擇日行之其初忌日則以常時忌日例行祭而告其退行練事之由大祥亦然矣喪家如有服期者則自當於初忌日脫服耳○湖南姜姓人於此小有差失以短喪得罪於鄉評此不可不審也

大祥

答李擇之

大祥冠服家禮則冠用黲色服用黲布婦人則以鵝黃青碧爲衣履五禮儀則白笠白衣白靴而婦人純用素衣履備要以爲宜倣雜記疏說祥祭着

微吉之服祭說反微凶之服禫祭著吉服祭訖著微吉之服以王吉祭後復常似合禮意云若據此則其微吉微凶當以何衣冠辨別乎所謂鵝黃靑碧是何色也龜峰曰宜用黲色笠與黲團領承祭以從家禮黲幞頭與衫之意而旣祭之變服則雖家禮所無換却白衣白笠以從　王制自是　王制雖非微凶似難議爲云此如何貧家備具兩色衣冠亦甚不易無寧從　時王之制爲可歟前日見行從何禮伏乞指敎

雜記所謂微凶微吉者按通解續祥禫變服條註祥祭服朝服縞冠旣祭服素縞麻衣禫祭服玄冠朝服

既祭服纖冠素端黃裳然此難準以我 國服制若以國俗服色言之則祥祭用玉色祥後改著白衣禫祭服黑色衣禫後改著玉色衣則似合於雜記之說然家禮只用黲色而無改易之文只當從之所謂黲色恐是我國玉色灰色之類也鵝黃是兒鵝色蓋白而微黃者也青碧朱子以青爲東方正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青而成碧據此則二者之色隱約可見矣大抵祥禫之服一從家禮爲當而國俗之用素猝難變革故鄙家亦用純素色矣

大祥後網巾用白黑諸說不同未有一定之論外曾祖所教白黑駁雜造云者亦似異常未知將何

從違前日見行何說邪

網巾家禮之所不言未知如何而可也然老先生之欲用白黑駁雜織者欲依家禮之黲色也然此亦異常鄙家曾從寒岡說用淡皂布盖此亦黲類也

答金魯源

大祥後冠服及網巾之制一如前日答李選之意服用純素網巾用皂布婦人服色亦同男子但男子耳掩及婦人頭上所著與頭緊以冠服純素之意推之則似當仍舊而網巾既用皂布則耳掩頭緊亦當與網巾同如何

頭上所用自初喪略異於衰裳故冠用稍細布今禫

時笠與服雖依五禮儀用白至於網巾婦人首飾則依古禮及家禮用黲色靑碧鵶黃似不甚悖矣

答尹拯

變服時網巾前亦拜稟矣宋龜峰答鄭松江則以爲當用白布網巾前日下敎亦以白布爲無妨而疑禮問解則以爲白布駭俗且非古禮以白黑麤騣雜造用之云云又昔者先生答李校理選問目以爲當以淡皁布爲之又竊記先生居禫時似用騣制今依下三說以淡白淡皁騣麤造用之如何網巾之制無經據今笠旣白則巾亦白無妨然以古黲色之義推之則用淡白黑亦可旣以淡白黑爲正

則布亦可騣亦可恐不必拘於一說也
網巾乃歛髮之妙制祥後喪人直著黑騣網巾未安則以他物效其制而著有何不可而問解必欲用騣網巾以白黑雜麤騣造用非但所見殊常不亦苟且者乎且既著白笠則白布爲巾何獨駭俗
網巾乃　明初所始之制故古禮無網巾用不用之論而今以非古禮而禁之不爲未安乎
今世喪人或有以布代網巾者來教所謂以非古禮而禁之者何也黑白麤騣雜造者依家禮黲紗黲布之制蓋黲是黑白兼之色故今網巾亦依此爲之恐不可深攻也

答李擇之

婦人祥服古禮用鵜黃青碧爲衣履　國制丘儀純用素衣履今當從男子所用之禮而若用　國制則婦人冠亦同男子之笠用白歟

婦人祥後服當從男子男子用黲色則亦用鵜黃青碧男子用素則亦當用素矣

答李仲深

祥後婦人服色家禮旣曰鵜黃青碧皂白則行禮者擇而用之可也然國俗男子旣用白則婦人亦不須異同矣未知如何

答尹爾和

大祥婦人服家禮用吉丘儀與五禮儀皆用素何所適從耶

禮制隨時損益行禮者擇而行之可也然當以家禮爲正而　國制亦有不可不從處也

答尹汝良

亡母再期祝文措語當用忌日祝耶

再期只用常時忌祭祝文然父在父爲主則尊府令監爲主而用夫告妻之式矣

答韓士英

父主子喪練已除服則祥禫誰可主之耶

凡喪父在父爲主父雖除服祥禫諸祭父仍主之禮

也

答或人

妾孫不得爲其祖母三年旣聞命矣但其服盡後當徹几筵耶若其母或諸父服三年者在當如何

禮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必再祭所謂再祭大小祥也據此則其几筵之不徹三年可知也

然則其孫服盡後行祥禫則祝辭以何人爲之耶其孫服雖除而祭則猶自主之宋時父在爲母亦服三年故其父服盡於期而其大祥則父爲主此則明有朱子之訓朱子曰父當自爲之不必爲子祭也據此則服盡而猶主其祭又何疑乎

改題遞遷旣移于吉祭則大祥只權祔神主于祖龕矣然不可昧然而已故備要有先告之文矣大祥祭畢後行之固亦無害然旣有家禮前期之文則依此行之似不爲杜撰矣未知如何且若於祥祭後行之則姑安神主于缺入告于祖然後還奉新主曲折似煩不若前期告廟而翌日祥祭畢後卽入祔之爲順矣前一日以衰服入廟旣有初喪祔祭之例則又何必爲嫌邪

答尹拯

改題之節今無遞遷而考妣並坐未改卞室之題未安據家禮因告入祔之節而幷行改題禮如何

以儀禮猶未配之義推之恐當於吉祭時改題同櫝矣盖此禮只從家禮大祥之儀則無吉祭之儀若用禮記吉祭之儀則恐不當於大祥之日遽爲並坐矣若只欲祔於祠堂之內則當依祔考而未吉祭之間曾祖猶稱祖之例姑稱亡室有何嫌乎

答李擇之

祥後行祔祭畢則神主即當奉入廟中與先妣同卓時無家廟故先妣神主只安卓上矣前一日就先妣卓前亦當以酒果告以明日入廟之由而此乃大祥日也當以祥祭時服入廟耶抑別有微吉之可服者耶以祔祭退行祥之明日故此又退在祥日未知當如此

否其祝辭家禮則大祥已届禮當祔於曾祖云云而此則當與先妣同卓祔字似不用當何措語耶

祔字之義果如來示大祥已届下云禮當入廟將以顯妣祔焉云云則如何服色則大祥前既用衰服告之則大祥後當用禫服矣來示所謂家禮恐失照勘耳

與尹吉甫

新主自遠歸祔祠堂只於舊主設酒果而告祔耶若然則新主未免彷徨於外矣當先入祔而並設酒果然後告舊主耶此是變禮無可據者故日者與諸友相議依後段行之而未免杜撰之懼故追禀焉幸賜

斤教如何朝夕省墓不免猶哭未知大戾於禮否

答宋文哉兄弟

祥後禫前猶祔祖龕而但與祖妣祔位共一行則龕內甚窄盖祖妣位已用總櫝故尤似狹礙未知何以爲之耶或可分安於高祖位兩傍否

家禮小註雖有伯叔父祔于曾祖之西邊伯叔母祔于曾祖母東邊之說然夫婦似無各處東西之理竊謂此各指伯叔父伯叔母先後亡者而言也今兩位如以地狹不能同安於一邊則姑以小櫝坐盖各奉一位同安於東邊未知如何

答申聖時

池哀家變禮當初只奉几筵而出不奉家廟是爲未
安今日追奉於寓所則不惟祥日無礙而前頭朔望
節日及吉祭亦皆應節都無橫決之弊矣未知如何
大抵今世出次之人例置家廟而獨身脫出想以所
次之處無奉安之所而然然非事亡如事存之道矣

答尹拯

家有癘疫奉几筵來住齋舍勢將行祀於寓所先
妣神主不得於祥日躋祔則當於禫日躋祔耶
妣位不得祔於祥日則當俟禫祭之日耳大槩祔遷
之禮若從家禮則當於大祥行之若從古禮則當於
吉祭行之有所拘碍兩不可行則不得已參用家禮

古禮猶不爲無據庶或免於杜撰之譏矣以哀家事言之則尊先妣當祔於大宗之家祥禫仍舊自如至吉祭時改題合櫝正合古禮矣據此則祥禫之時尊先妣神主仍奉別室恐亦無害未知如何

答沈子章

大祥祭畢卽奉神主入于祠堂者乃家禮正文此禮旣已蹉過則當因朔望有事之時具由以告而追祔之無疑

答延茂卿

喪家有故未行祥禫

此等變禮人家多有之其卜日行事又何疑乎但曾

子問篇追行喪祭者只言殷祭殷祭是大小祥也其
註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也據此則禫祭未有明文
未知如何

答宋子華

喪家祥祭主人病難參行則將如何世或有謂無
主喪卜日退行者其有明據否此如不可而必於
其日行之則有病者釋服之節亦如何

祥日主人有故則卜日退行而諸兄弟則自當除服
其日只依常時忌祭之例哭而行事此於疑禮問解
參差互見矣

答吳再挺

父在母喪擇日行練後初期將迫而喪人忽患痘未及行祥事又遭父喪當於葬父後行母祥而父喪葬之次月卽母喪再期日以此日行大祥如何

父葬卒哭後卽行祥事再期日以忌祀行之而單獻略設宜矣

答尹汝良

有人遭父喪大祥將屆又遭其祖喪父之祥祭當卜日退行於祖之葬後而旣除父衰則承重孫當以何服行祭耶承重孫旣不得行父禫於祖喪中則諸子當依問解設位哭除之文而釋禫服邪且其祥祭旣退行則當從退行之月而計禫月耶

父之大祥日承重孫旣釋父衰暫以禫服行祭畢反
祖父喪服而父之禫祭則仍不得行矣父之諸子則
只當計二十七月之期是月擇一日設位哭而釋禫
而已

答朴士元

後喪中行前喪之祥者卒事反服後喪之服歟
祥祭畢奉神主入廟然後反服後喪之服

答韓汝碩

令弟再期旣在尊妣葬前則是日只略設忌祭實合
先賢之說但必有告詞以陳其所以似得矣旣行大
祥於後則其嗣子自當別立廟爲繼禰之宗矣至於

賢閤之喪則當於十三月大祥之日即祔於祖龕矣
而蹉過至今則當於再期禮畢後遷祔可矣

答朴士元

國恤卒哭前私喪二祥

在京時此說紛紜人各異見難可適從退溪說則雖
墓祭不敢上墓略行於齋室云云據此則二祥之不
可行可知今玆 國喪 殿下服雖盡於 葬前臣
民則自是期服葬前期服葬前何敢行二祥乎沙溪
老先生練日在 仁穆王后葬前愼齋先生於其日
只如常時忌祭而哭之 國葬後擇日行練祭此略
據曾子問之說也在京時以此答問者則或有從之

者亦有不從者矣

答洪伯涵

祥祭退行竊見　君親之間情文兩盡欽仰不已也其未行之前几筵常設朝夕之奠何可廢也盖孝子之情無窮而只緣禮不敢過故饋奠至於再期而已今因變禮可以益伸其至情則雖加一日豈不可以自恔乎鄙見質陋隨處窒碍又於公私得罪甚重只合緘口没世而實感不鄙之意敢此傾倒還切悚仄

答李壽翁 世龜

先親再期今月二十五日而　國恤公除前故只薦以單獻以寓罔極之痛而祥祭及受禫之節則

當卜日追行矣喪禮備要大祥下註 國制 國
恤卒哭後大小祀皆許行之私喪二祥未知其必
不可行云云楊山朴執義則以爲今三十日 主
上脫服後 國家行祭正如前時 大喪卒哭後
則來月丁日行祥祭受禫服禫祭當行於正月而
二十七月之限不可引退云未知適從玆錄朴丈
書專伻仰稟伏望折衷下教如何伏聞不欲預於
公私禮說而孤子素無知識况復落此窮鄕若至
揮斥而不賜提耳之誨則其何能自盡親喪而不
重其不孝之罪耶伏望憫其孤陋而垂教如何
所示諸紙詳悉明白使愚迷者得聞所未聞深以爲

辛大抵 國喪未葬前私家祭祀自有先賢定論今不容更議而惟是今日則以 內喪之故論議多歧然鄙意則 梓宮在殯期制在身臣民自不敢遽同於 國家且以人情言之初期再期之日略設庶羞以伸情禮而於 國葬後擇日行二祥用意宛轉公私無憾何必於疑文難斷之中遽自處於其薄乎竊謂哀之所處甚得其宜也盖古者喪期無數雖誤加數月何害於義饋奠之又加數月亦是伸情之一端也且朴友欲以官之高下有所區別竊恐此難行也何者 國制上自三公下至參奉皆用一等齊衰於此實難等第未知如何

答李同甫

父在母喪者因　國恤不得行練祥禫於其月則當依禮記陳氏說　國葬後次月而練又次月而祥禫既過時則不祭矣然則禫時服色不須問矣若當禫而禫者則是日脫私喪白笠著　國喪之笠矣然當國喪退行私喪既有陳註之說故文元先生之初忌適値　仁穆聖妃之喪愼齋先生博考古今禮書而退行矣今聞尼尹必欲相反　國葬前使其門孽娶文元公門孽而凡練祥雖在　葬前必使行之矣愼齋先生嘗曰此是疑禮疑而引之加服父母喪有何所害疑而短之必欲急急脫服者是何心哉此言厚善

而可謂順孝子之心矣老僕嘗從此說矣今則若與彼較其得失者然故凡有來問者例以不知答之矣今來問之意鄭重故不敢泯默而亦不敢質言矣

答尹拯

喪大記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鄭松江問祥後禫前朔望奉神主正寢伸情事何如宋龜峰答曰參宜一如祠堂禮奉正寢別祭未安家禮不如是云云○禫前門內之哭猶存則祥後朔望參禮似當有哭而家禮不言者豈爲新主入廟後出奉正寢別祭未安而廟中行參又不當哭而行事故耶昔日先人以此問於愼齋先生答曰祔廟

後朔望不宜別設且不可廟中而哭也若支子而
奉安於別所者當哭云云○支子而無祖先之位
者朔望當哭而行事矣但今躋祔先妣而哭而行
事則無新舊吉凶之礙耶然不哭則祥後禫前全
然無哭泣之節有非猶存門内之哭之意未如如
何伏望參酌下教
奉出新主於正寢哭而行參既非正禮又不可哭於
廟中今以支子奉主於別所之故而哭以行事以存
内哭之義則古所謂内外哭者是只指支子而言而
宗子不與焉恐無其理且支子而父後亡則猶可如
此或母後亡則壓於父而有所不敢是支子而亦有

先後之異也其可乎竊謂喪大記所謂內無哭者禫祭之日猶有哭自是以後則更無哭之意也未知果然否不敢質言幸商敎之

禫前書疏居禫之稱出於翰墨全書而載於備要孤哀之稱鄭愚伏之言而問解以爲是二書似有異同故遵用者未知所從當以何書爲正耶

祥後仍稱孤哀考家禮可知矣非愚伏之言也家禮旣如此何足以翰墨全書爲貳也

禫前不得弔人前已聞命矣若雖非親戚而情重義厚者或遇其喪或過其墓恐不得不一哭未知如何大全胡伯量問禮居喪不弔其送葬無明文

然執紼卽是執事禮亦有妨鄕俗不特往吊送葬
凡親舊家有吉凶之事皆有所遺不知處此當如
何答曰吉禮固不可與然吊送之禮却似不可廢
所謂禮從宜者此也以此觀之雖祥前亦或無大
害耶盖特往吊之則忘哀見人誠不可也若遇之
而避而不見則似乖情理未知如何
雖猝然遇之然非情義深者則只可避之情義若深
則當遵朱子訓行之於凶禮而不行於吉事恐得矣
如何如何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八十

禮疑

喪禮

禫

答金延之

祥禫之間據橫渠說則計閏無疑而家禮則明言不計閏今人多說家禮是況指祥以前言之然家禮旣於小大祥條各說不計閏十三月二十五月而於禫必更說不計閏二十七月則似只指祥禫之間言之矣第家禮雖說鄭註二十七月之文而朱子以王肅二十五月祥後便禫爲是今於二十七月之外以閏

月之故又引而伸之爲二十八月則恐非朱子本意矣然則當從橫渠說尤無可疑而若必以家禮不計閏諉之於祥前而强以同之於橫渠說則未見其必然矣未知如何○祥後書疏仍如未祥前爲宜詳見家禮疏狀式

答李厦卿

據家禮則似當不計閏而張子說則似當計之張子說盖謂祥禫之間也非祥與禫之謂也大抵朱子嘗以祥月便禫爲是而以間一月爲非況於其間又可不計閏乎然則朱子之意與家禮不同而不改於家禮者從時王之禮也

與尹吉甫

據儀禮疏禫吉皆用上旬故將用初九禫旬日夏至吉祭旋向艮次（時先生母夫人喪制將畢而艮村愼齋金先生初期在五月云）

答或人

擇日不於上旬必於下旬其義何居

所謂下旬者前一月下旬也須近當祭之月而卜之也

环珓之制既非難備者又不必俯易而仰難正如今俗歲時折木爲戲之具俯仰均矣今世無端不用未可曉也

答閔公瑞大受持叔

禮吉事先近日旬之內日近某日註以爲吉事禫祭也又吉祭正祭也三年喪祭喪畢正祭一日爲急禫而後須吉祭則禫從近日似無未安者矣未知如何此外意義則詳在問解等諸書想必已經財商矣

答或人

閏月非正月則十日行祥禫得無未安耶

閏月行事自古有之矣

答李仲深

禫祭出主時告辭家禮無之而見於丘儀如欲一從家禮則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以出可矣如以昧然爲嫌則用丘儀所載之辭亦可矣

答李攞之

禫祭服色亦有古今之異而其除舊著吉當同小大祥時變易之節耶退溪答金肅夫鄭道可兩說有不同願聞前日經行節目焉

退溪雖有兩說當以家禮爲正故鄙家只如大小祥之節耳

答尹爾和

古者喪人及服人虞卒哭練祥禫變服之節及服色可得聞乎

古禮葬後有變服之節其餘則與家禮無異矣文於禫後吉祭之前還著微凶之服以至吉祭然後始爲

純吉之服矣

答金九鳴

禮父在爲妻不杖則不禫云然則夫不得與祭於十五月之禫也其子自主之歟

凡喪父在父爲主則十五月禫時舅雖無服自當主祭其子安得主之乎鄙家子婦之喪此每主祭矣

答玄以規

父母在者爲妻不禫則其子亦因此而不禫乎

父在爲妻不杖朞古有其禮矣然家禮不論父在與父亡而通爲杖朞杖則禫矣今之行禮者若一遵家禮則無此疑矣

答閔士昂

衆子之子服父禫而遭祖父母喪則雖曰神道異於生人父母葬前亦與祖先忌日有異其父之禫用肉以祭情甚不安何以爲之

未禫而遭祖父母喪則禫不可行矣用肉與否不須論也

與或人

正月當大祥者以未葬退行小祥於正月則二月當行大祥矣其禫祭行於三月則有違於閏月之制矣從閏月之制則又違過時不祭之文未知如何則可也若前年十二月葬則其月小祥正月大祥三月禫

祭甚順而只以葬月行小祥爲疑此則如何

答或人

大祥有故退行而禫月已過則其脫禫當在何時示疑禮旣過時而不禫則寧復有脫禫之日也過大祥之後卽當復常矣

答沈子章

曾子問註只論二祥而不及禫者二祥是終不可闕者禫是澹澹乎平安義視二祥差別故不及耳

答朴和叔

練祥不以時行則廢禫祭者本於曾子問過時不祭之文今難遽加攻破也未知如何

答金澹虛之白

或人變除之節愚意以爲古禮有同宮則雖臣妾葬而祭之文又有二祥追行之文及過時不祭之文所謂過時不祭指禫也故今人遭此變禮者二祥則退行而禫則闕之矣若後喪不葬至於當禫之後則諸父設位哭除當如問解之說矣未知如何

答金魯源

問目所疑當以聞訃月計二十七月仲季除禫當在四月丁亥日矣伯氏行禫時只與祭而哭之而已至四月或丁或亥只設位哭而釋禫服而已更不設祭矣

答金九鳴

父在母喪既行十五月之禫則三年後復吉時抑有哭除之節歟

父在母喪喪畢之後當禫之月略行哭禮以存行禫之義可也

答宋明甫

閔孝別紙謹悉愚意以爲心喪人旣以十五月而禫禫以後更無可哭之時亦無可除之服然則所引通典二十五月哭除之說似可疑然通典之斷以二十五月者似從王肅是月禫之說則其所謂二十五月卽家禮之二十七月也今當只論哭除之得失而已

月數同異不須言也世俗於二十七月擇丁日復吉者只畧據當禫之期而爲之限節未見其害禮矣然吉禮復寢聽樂必在踰月吉祭之後則斷以二十七月者似甚未安來諭以次月朔日云者似當矣然禮記有近某日之文則吉祭不必在朔日也今閔孝喪期若伸以計之則吉祭當在十月似當依近某日之說於是月上旬或丁或亥擇一日爲復常之節則用意宛轉似合古意未知如何幸乞還以教示也抑通典既有此文則似當更爲商量然後似無役禮之弊不可如某人之奴叱賀更以下也如何如何並望商誨

答李聖瀰

國恤中私喪禫祭

國喪卒哭前禫月已過則祥祭後仍不禫而復常禫月猶未過則雖與祥同月亦可行之葢古禮則祥禫自同一月矣

答或人

國恤卒哭前不可行禫祭旣卒哭後亦不可退行禮記所謂過時不祭正指此也只於當禫之月或丁或亥之日設虛位哭而除禫服此禮家通行之變例也禫祭後似當盡其月不可行公而或有累度呈告而不得不出仕者未知如何

禫月未盡則似難從仕朱子辭免文字可見矣

吉祭附

答李仲深

吉祭實喪之餘祭則雖行於孟月而亦無嫌也其後若値仲月則亦何可不行正祭乎

答閔士昴

尊伯氏之子爲宗子而改題則其祝辭當云祖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云云而列書諸位處不書祖考妣位於曾祖考妣下聯書考位矣

答李君曄

吉祭前一日改題時酒果只設於五代祖以下而

新主則無改題之事不可並設邪雖無改題之事將有合櫝遞陞之節並設無妨乎備要有母先亡則父喪畢後亦改題之文而無告辭何也吉祭若踰月而行則祭時合位如時祭儀似合禮意云者改題後姑不合櫝厥明奉主就位時始乃合櫝而並祭考妣耶

家禮於追贈條云只告所贈之龕據此則諸位之並設酒果似無所據母先亡則父喪畢後當與先世神主同爲改題矣既當改題則何可不告也吉祭合櫝亦有二儀若於禫月吉祭則考妣不合祭（祭畢始得合櫝）必是踰月而吉祭然後始可合祭也

答或人

改題主時所告酒果徹後改題耶

凡改題主據禮則先設酒果改題畢奉置故處再拜辭神云云觀此辭神二字則改題時其酒果似當仍設不徹以葬時題主節目觀之則可見矣

答李汝任

所後考妣神主祖考在世時以亡子亡子婦神主書之矣祖考三年後將爲改題而改題時祝文未知何以措語乎

當於尊祖考三年吉祭後行時祭於尊考妣位矣前一日改題神主時當以告辭告云當初題主時祖考

某官府君爲主故以其屬書之矣今某官府君喪期
已畢子某將以考妣改題謹告事由

答李擇之

喪大記吉祭而復寢陳註禫祭後値吉祭同月則
吉祭畢而復寢若禫祭不値當吉祭之月則踰月
而吉祭云士虞記註熊氏曰不當祭月則待踰月
也云未知當祭之月是四仲時祭之月耶然則選
家禫事在於四月是不當祭之月也吉祭當踰月
行於五月矣且無遞遷之節只有考妣合櫝之禮
先妣改題告辭出主時告辭合祭時祝文何以措
語備要註云若禫月行祭則考妣異版云此乃祝

文各版之請耶若踰月而行則不爲各版否註又云若父先亡母喪而禫月行祭考妣異位則於妣位云喪制有期追遠無及於考位云某罪逆不滅歲及免喪云云若母先亡而父喪則不爲異位而祝文亦不異版否出主告辭註云若父先亡母喪則今旣免喪有事于顯某代祖考祖妣以某封某氏祔食云云若母先亡父喪則其告辭當如何昏昧不能領略其旨意並此仰稟○改題告辭則云敢昭告于顯妣某封某氏玆以先考某官府君喪期已盡禮當遷主入廟今將改題不勝悲愴○出主告辭則云孝子某今有事于顯考某官府君顯

妣某封某氏以某親某氏祔食敢請神主出就正
寢○合祭祝文則於考位云某罪逆不滅歲及免
喪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配以先妣某封某氏時
維仲夏追遠感時昊天罔極云云於妣位云喪制
有期追遠無及今以吉辰式遵典禮將配于先考
云云或當如此否
士虞記註不當祭月則待踰月也所謂祭月四仲當
行時祭之月也哀家禫事在於孟月則是不當祭之
月也當踰月而行於五月矣先夫人改題出主告辭
及合祭祝文似當如來示矣備要所謂祝文異版同
版云者盖以士虞記曰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則猶

未配其意蓋謂踰月而吉祭者是正禮也今此禫月適値四仲當祭之月則孝子之心又不忍於虛過遂行吉祭而第非當祭之月而徑行之故又不以考妣配爲一位而祭之其意蓋曰是行於不當祭之月則亦不當配云夫旣不配則當别爲兩位旣爲兩位則祝辭亦當異版矣若是踰月而行之則考妣當配爲一位而祭之故祝辭亦當同版也其說詳見問解吉祭條可考也

答金文仲

所詢疑禮禮旣許吉祭後復寢則冠與昏娶未見其不可行也蓋禫後踰月而吉祭是正禮也若或禫月

是當祭之仲月則不待踰月而吉祭是以奉先爲急而然也然月數徑縮故吉祭之時猶不以新舊主合享是月數變於常故其禮亦變也然旣祭之後新舊主合櫝則自是一如常禮矣旣如常禮則凡係吉事更何拘碍又禮禫祭吉服祭畢還著微凶之服至吉祭然後始服純吉之服矣今哀家旣不行吉祭而行時祭則當於時祭畢後服純吉之服矣

答尹汝良

亡母再期已屆心喪且盡矣復常之期當在何時若於當行吉祭月望參後則未知如何

復常之期當於吉祭月中或丁或亥或宜祭祀日畧

擬於心以爲此日當行吉祭以此爲節似不爲無所
據矣望日參後復常亦何不可也旣涉其月則或早
或晩俱無所妨矣

答宋文哉

二月若行禫祀則其月內當行吉祭而但未知
國恤之時此等正禮猶可行之耶

國恤卒哭後　太廟以下大祭祀皆行之私家吉祭
似無不可行之理矣況吉祭猶是喪餘之薦與常時
大祀有間益無所嫌矣

答李君晦

親盡之主無最長房則埋之於兩堦之間古禮也

後世不用此禮何也埋之於墓所則就何方而埋之之禮當如何且埋主之規或云立置或云偃置何說爲是主櫝之外又盛之以櫝而埋安無妨乎

祧主埋於兩堦漢唐禮也朱子於家禮亦云而其後又曰古者始祖之廟皆有夾室今士庶之家不敢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階間既已又曰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階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然只云墓邊而不言左右鄙意或左或右恐皆無妨也埋地節目未有所考以鄙家常行者言之則埋於本墓之右邊既掘坎以木匣先安于坎中然後以主櫝安于木匣中子孫皆再拜而辭畢閉

匣門而掩土堅築後加以莎草未知果合於禮否也或云盛以磁缸則不朽或云磁缸入水則永無乾時不若木匣之爲善云矣

答柳子壽

遷主之埋家禮上下文果不同矣朱子嘗曰只得如伊川說埋於兩堦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此又曰今人家廟亦安有所謂兩堦但擇淨處埋之可也恩之不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墓所以難處只得如此又曰禮記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觀此數說則家禮上下文不同之意可知矣盖欲使人自擇之矣

答或人

埋主於墓所自是家禮之文何敢以遠爲解也古禮則埋於廟之兩階間無已則或埋於祠堂近處不爲無據然朱子旣以爲難便則後學亦不敢冒行也未知如何

祧主只言埋之而不言埋之之法不知如何來書所謂或有去其櫝而埋之云者無論禮之如何而心有所不忍矣世多有盛於甕而埋之者或云歲久發見則水盈甕中神主浮泛云故鄙家則以厚板造櫃而幷其櫝埋之矣

答尹爾和

埋主於墓旁時似當有告墓之節而禮無其文未
知如何且埋之於墓之何旁
略以酒果告之似宜而不敢質言埋主似當於墓後
矣

答閔大受

所諭喪終祧遷之禮似非權代者所敢當者此義至
精彼時金家來問時此義最爲難處故疑以次子之
辭免爲得也

居喪雜儀

答或人

居喪之制古今不同者多朱子損益取中以爲家禮

而其所行又有與家禮不同此不可執一論也朱子
於韋齋葬前就學於師門其內喪常居寒泉亦與家
禮不同此必權宜得中者而後學不敢知只當謹守
家禮之文矣其在寒泉哭墓與否雖不可知然以南
軒常時上墓痛哭之文觀之則三年內哭墓無疑矣
門人所記於尋常小節目不必屑屑爲也
客至雖不得一切不語然不須泛及外事如朝家事
尤不可說及矣以喪人不言而謂之驕人者是不識
道理人也不識道理之人雖有云云何足嫌也

答宋道源

凡遭後喪者成服後初省墓則當哭而其後展謁

不必皆哭耶祖先或伯叔父母兄弟姊妹妻子之墓在同岡或近地則亦當哭省耶以此推之則凡遭期大功親切之喪者初省親切之墓勿論尊卑皆可依生時相哭之禮而哭之耶

遭喪者有告廟之禮而哭墓之文則未之見也宋尼山亡後同春因卜山至鳴灘哭於夫人墓似是人情之不可已者以此推之則於父母之墓哭之恐無妨也至於傍親之墓則未知其可否也

答朴大叔

中庸繼述云者非必謂三年內也統指終身而言也若以三年內言之則反哭時有反諸其所作反諸其

所養之文指此而謂之繼述則可也若行喪中不可行之事而謂之繼述則恐未然也

答玄以規

爲長子斬衰者出入時當服何服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服緦未除服時出入當服何服爲妻及祖父母喪出入服亦有輕重之別乎黑笠吉履似未安用黲布笠素履如何

此等制度禮無明文不敢質言但見世人知禮者爲長子服斬而出入時以麤生布爲衣而著布裹笠以絞麻爲帶爲妻亦然而帶則以布矣至於庶子承重者爲其母緦則其服極輕然禮旣許心喪三年則與

凡緦有間矣其居處飲食一與諸兄弟無異則其出入時其服亦當與凡緦有異嘗見世人以麤布爲衣而著蔽陽子雖未知其必合於禮而恐爲得宜也

答宋道源

今人喪中有以布斂髮如網巾之制者此似據丘氏說而或有否者何耶抑以古禮只言去纚而不言其還施之時故耶

喪中布網巾既有丘儀則不爲無據古有雞纚之文而家禮不言網巾之制出於 大明若使家禮成於大明之後則未知引用與否此等不敢質言○古之纚今之網巾即家禮之掠頭也家禮初喪有被髮括

髮之文則其去掠頭可知而不言還施之節此難以臆斷也

答李厦卿

自虞孝子親奉饋奠而不掠頭而髻其髮實未安卒哭後布網巾既有退溪之論則當遵行無疑而識禮之家未聞有行之者未知先生家所曾行者如何

喪中網巾家禮無之盖網巾之制出於　大明之世耳然則用與不用無甚是非矣

答梁以杞

網巾家禮以前無之只出於　大明之制世俗於喪

中有用之者有不用者恐無甚得失也鄙家則許孫兒用之耳

答趙復亨

兄弟之喪有殯旣許往見則葬時之往恐亦無害也

答宋誠伯

禮有昆弟之喪旣許有喪者往哭則未見練祥不可往之義矣

答黃周卿

喪哀之人言不文自是禮經朱夫子譏責於人者亦峻似不敢犯而行之也隨喪時服色則曾見老先生葬時金廷望金坤寶諸人方在憂服中以師服臨之

矣愚意悉如凡人太無限節以有憂者專席之意推之則不必隨衆羣行而或先或後至於臨壙時略以吊服哭訣恐似得宜未知如何老先生於石潭其祭文不見於誄挽諸文中又於私稿中未見焉恐只哭臨而已

答宋誠伯

燕來諸紙覽過還送第此人自是某門高弟何故犯禮至此而都無一毫未安之意似若當然者然歟可惟可惟至於侑奠之文則又有說焉朱子嘗答人曰古人居喪言不文蓋哀戚勝之不能文也今文甚矣又將振而矜之吾友誠慤之心未至而華藻之心常

過其哀不可不省云云朱子此說豈非今日之所當警

犯禮事他人雖自爲之我自不爲斯可矣宋村初喪時見君輩太同凡人故不免開說將來変時亦須徑至其所臨壙卽退屛處或仍歸或送反哭而歸並宜也

答金久之

禮云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其意以爲居重喪弔哭於人哀彼則忘吾親哀在親則弔爲矯僞也弔哭則固然矣至於親舊遭喪書疏相慰亦有此嫌否抑或有間於弔哭耶世俗率多行之者未

知如何
曾子有母之喪而往哭子張而曰我吊也歟哉據此
則當觀情義之如何耳
答或人
喪中吊人古禮多歧難可適從只家禮書疏之儀葬
禫亦與練祥前無異恐不可以旣祥而吊人也
答朴子玉
心喪人往吊他人未有所考若如曾子之於子張則
或無不可耶
答尹爾和
重服人葬前請見人旣爲未安吊他人喪決不可

行如何

古禮有非兄弟則雖隣不往之文

答或人

心喪人如必著幅巾則其質其色猶當異於常日所用矣帽之用白未有考

心喪着白衣非古也東俗常時例着白衣則心喪人自亦如是矣若曰心喪白衣非古而必著黑衣則亦似駭人矣帶履雖不免從吉然亦當稍變於常以存心喪之意似可矣

答閔大受

禮同宮則雖臣妾必葬而後祭

朱子曰若百日內要祭或從伯叔兄弟之類可以行
問未葬不當祭或遇先忌又不知當祭否朱子曰忌
日者喪之餘似無嫌然正寢已設几筵卽無祭處暫
停可也
據此有祭處則便可行忌令今姪喪次與祠堂異
處則莫或無嫌否幸更與和叔商量如何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然亦疑當令宗人攝祭但無明
文不可考耳
先生以子喪不舉盛祭就影堂致薦用深衣幅巾薦
畢哭奠子則至痛○然此未見必是葬前如此

答宋明甫

斬衰入廟未有聞然以常祀家廟之文見之亦無妨
耶暫借布笠布帶亦何妨出入時恐不免此也則此
獨不必大拘也新物之薦廟節日之奠墓亦無不可
但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祭之意推之或有所碍耶
惟在商處而已時同春先生遭長子喪

答李顯稷

葬前祠堂薦新

葬前雖小祭祀當一切皆廢也

答宋道源

三年內祭祀時祭之外凡四時俗節朔望及忌墓
祭皆可行旣有程朱定論而但朱子於或人之問

則答以百日後方可然奠獻之禮亦行不得鋪排
酒食儀物之後主祭者去拜若百日之內要祭或
從伯叔兄弟之類有人可以行云於胡伯量之問
則答以薦新告朔未葬可廢既葬則使輕服或已
除者入廟行禮可也云於曾光祖之問則答以家
間頃年居喪於四時正祭則不敢舉而俗節薦享
則以墨衰行之云從第一說則似謂主祭者雖叅
祀而奠獻之禮則不可親行也第二說則只言使
人代行奠獻之禮而却無主祭者叅祀之意第三
說則又似親行奠拜之禮斯三者將何所適從耶
今若親行奠獻則其行祀儀節自當一如常時而

若使人代行只參祀而已則除不親奠獻之外凡諸儀節當如何其序立位次參拜辭神等禮與他輕服參祀者無別而至如忌祭出主時前導與奠獻後哭臨之節亦皆無異於常時耶所謂主祭者去拜有未能十分分曉未知此拜字單指奠獻之拜耶併指他拜而言耶旣去奠獻之拜則似不當獨行他拜旣行他拜則獨去奠獻之拜亦似有礙若並去諸拜則又無親自參祀之意矣且旣參祀則獨於奠獻不可親行者何歟以此言之參祀則不必代行代行則不必參祀耶此等禮節似無歸一之論當何所折衷耶且百日內外與葬前後二

說似不能相貫人家葬事或速或遲事勢之所不
免也從百日之限則或有過葬而不可祭者從葬
後之期則或有過百日而不得祭者於斯二者又
何所取舍耶且所謂百日內要祭者是謂何祭而
必行於百日之內耶若謂忌辰之不可廢者則無
論高曾祖禰遠近疎數皆可通行無礙耶栗谷曰
未葬前則準禮廢祭而卒哭後於四時節祀及忌
祭墓祭使輕服者行薦而饌品減於常時只一獻
不讀祝不受胙可也云是從朱子葬後代行之說
而若或事出不幸過時而不得葬至經累年而值
先忌於其間者皆拘於葬前之限而一切廢祭耶

且旣不得讀祝則出主告辭亦當廢之耶抑出主告辭不書主祭者之名與祝文有異仍存勿廢耶且所謂四時節祀指俗節而非謂時祭則受胙一欵非所當論而猶曰不受胙者何歟抑有別義於其間耶且凡墓祭饌品禮節皆從減殺則凡遺後喪合葬前墓者於其墓祀當何爲之從前墓則似當減殺從後墓則不可減殺合設之祭又不可異同何以則可也

三年內大小祭祀朱子有前後三說之異同然各有義意皆無不可遵行者矣曾見太僕從兄在內喪値考忌使人代奠而以布直領頭巾於奠酌之後伏哭

而退似主第二說而參以哭之之節恐於情文爲得
也若依第三說而親行如俗節則其儀本自簡略無
可減殺矣如忌祭則恐當只一獻如要訣之儀矣只
要訣不受胙三字自是衍文而後人不敢改耳忌祭
出主時恐不宜昧然則告辭恐不可已也但告辭雖
不書主祭之名而考妣之號則不可不書盖其實主
人告之也合葬墓祭豐殺當以尊爲主若於考位減
殺則於妣不可獨豐又不可以豐於妣之故而亦豐
於考也大祭三年內墓祭家禮之所不言而亦難義
起如是參酌則亦不甚悖否百日之說盖士大夫以
三月而葬故祭爲此限以爲差進差退之地耶曾聞

遭從兄喪欲待其葬後而行昏禮者其葬不易則當以百日爲斷云恐可通行於祭禮也

答金昱

喪中祭先之禮考之問解則卒哭後當行節祀及忌祭無疑然朱子曰奠獻之禮亦行不得是鋪排酒食儀物之類後主祭者去拜據此則似無參神降神之節未知何如若使輕服及已除服者行之猶遵栗谷之言只一獻耶旣行節祀忌祭則朔望參禮亦似可行而不爲並言何也參禮若行之則先於祠堂而後於几筵耶祠堂諸位神主中有卑於新主之位則先祀卑位似未安如何則得禮之

中而且無可使行之人而喪人自爲則所著服及巾帶一遵沙溪先生所論而行之歟

喪中行祀於祖先時據朱子說則當使人布排酒食之物而主祭者去拜而已然則參神降神前後節目似當使人行之旣行忌祭則朔望參禮何可不行先祠後殯此無可疑矣祠中雖有早於新亡者然旣統於尊者則似無所嫌矣喪人入祠行禮則當著墨衰頭巾今無墨衰當以出入時所著直領當之矣

答李仲深

三年內祖先忌祭只一獻則旣獻之後似當仍行侑食之節矣然亦須依時祭終獻一食九飯之頃而進

蔡則似不爲無據矣

答李幼能

栗谷卒哭後墓祭忌祭之說是所謂恰好處置然若據古經葬而後祭之說則三虞之後亦可言葬後從發行之恐不爲無說也至於新墓之祭則尤無所疑也然其葬如不用二月之日則元無此礙矣

答金景能

所詢祭祀沙塲固當不舉而貞艮以上則略設行之矣更考擊蒙要訣末端服中行祀條而處之如何○沙塲則主喪孤而言故葬前決不可行貞艮以上則主君平而言則是大功也似不可全廢也

答尹拯

堂叔葬日卜在開月旬二日秋夕在卒哭之內雖未卒哭旣葬之後墓祭恐不可廢若然則先塋同在一岡欲祭則在卒哭前欲不祭則一岡之上新行而舊廢情理未安未知如何而可妄意雖未卒哭旣在葬後一獻無祝禮從殺使服輕者行事恐無不可未知如何

葬前祭先墓似與廟祭有間况旣已窆葬則雖未卒哭略設以行似無大害否吾家考妣墓在先世墓前先世墓則自長城官有薦享而獨闕於考妣情有所不忍故欲幷爲略行未知於義如何大抵原野之禮

與廟中旣別且與自喪家行之者似亦有間故議於同春而如是定之矣

答金魯源

從兄得河以大宗喪出於今春承重孫幼且貧不得如禮殯葬而出殯於家傍將待秋行葬其間六七朔依葬前廢祭之文忌墓祭皆不行情禮未安且旣出殯則與殯在家有間葬期過後略行忌墓祭未知如何

當以三月爲斷

答閔大受持叔

服中祭祀家禮及擊蒙要訣備言之不但文元老先

生之言如是而已也禮意雖如此而子孫之情則終有所不安故昔年家兄之卞問墓祭於同春則答謂支子略設無乃不至大害耶云故其時卒從其言雖或非禮之正而於心則恔矣然未知其果如何願聞執事之所行耳但所諭五代祖墳同在一原云者豈以一歲一祭之祭而言耶若然則是擇日之祭也退行爲當矣若以與近祖一原之故而並設者則當從近祖而爲廢不廢矣此則無可疑矣至於死者之子孫則似當體其孝心而暫廢之恐當然亦不敢質言也

答李君疇

所詢大宗墓祭雖百世宗子主之者是家禮明文也其宗子有親喪則喪三年不祭者雖是古禮而後世居喪之禮不如古人故朱子使於葬後行之若是葬前則使支子代行可也若然則凡百當廢於宗家不讀祝不祭山神亦有禮家明文矣

答朴和叔

居喪時祭問解旣著程朱諸說而以酌處爲言間竊詳之則朱子於竇胡曾三答皆云不可行獨於范伯崇有倣杜註常祀家廟之說誠不知所從蓋平日議論雖如此或不無先後之異則但當以朱子晩年所自行者爲準否且喪中祭先之服退溪

答禹景善第二問欲以直領當墨衰冠帶稱是而及禹公有上衣下裳之說則不能堅執前意栗谷要訣欲以俗制喪服當墨衰及龜峰論其不是則其答有謹攺之語而但不著其攺之之如何至問解則以當用布直領孝巾行祀帶則別具布帶爲言似是遵用要訣定式愚意宋時墨衰與今俗制喪服雖俱非古禮然墨衰則朱子行之最爲有據今以問解所教之意淡黑其色而布升亦用稍麤者實有借吉之義而又合朱子所據亦未知如何喪中時祭朱子旣爲兩下說話然其以爲不可行者爲多要訣備要之所擇其或出於此耶龜峰服色之

說要訣終不從焉栗老之意可知也墨衰之制諸老先生難於復古終以俗制直領者當之恐或無妨

答洪友周

墨衰云云

李先生說有難曉者其曰衣則直領云則似但如時俗喪人出入時所着者其下又曰冠亦墨帶亦墨云則似於直領亦着以墨然未知其將適從也墨衰之制出於魯公征伐時以文義觀之則似於衰服着以從戎也然至於朱門則有墨衰不合禮經之文未知朱門所謂墨衰者與魯公之制同異何如則今欲復古如來諭之云者未知如何而可也

答郭濟伯

禫前祖先祀事亦依三年內單獻耶抑三獻而宗子雖在禫中亦可主之耶

禫祭前自與大祥前一揆故家禮書疏猶稱孤哀疏上盖猶是喪人也然則雖先祀何可自同乎常乎只一獻不讀祝廢利成可也盖雖禫後據古禮則猶不敢純吉吉祭以後始同平人矣是祥月行禫行禫之月是仲月則仍行吉祭也不然則必踰月然後吉祭據此則禫祭後亦未得盡同平人矣自家禮以後必須既祥三月然後行禫禫而無吉祭與古禮自不同矣

答尹汝良

家禮小註引朱子說以爲卒哭之後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卒哭後且如此况心喪人已從吉服矣其與於禫祭吉祭有何未安之理乎

答吳順之

葬後節祀行於墓而土神祭無他代行者則雖喪人亦可自行歟

土神是外祀也喪人行之似未安矣

答李仲深

雖三年之內祭外神之禮則似當如常儀矣然亦未

答或人

服中祭祀竊意衰死之禮雖嚴而奉先之事亦重大功葬前飲食居處有所未合於禮而獨廢祭祀一節心有所不安故人有問者每以朱子說爲言矣且以朱子自南康歸時拜濂溪祠堂等事觀之斯文師友間事恐有自別處故前日妄有所云爾然朱子事恐是以道汙隆之至故不敢輕以相質矣

答宋道源

妾子承重者遭其母喪而其嫡父母忌辰在於葬前則祭祀何以爲之耶

嫡父母之說完城曾於癸亥後私親禮訟疾攻愚伏曰母有嫡母庶母而父亦有嫡父庶父乎愚伏大窘焉今此嫡父之云無乃類是耶承重妾子其母葬前凡先世祭祀當依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之文而廢之矣葬後則渠是緦服之人行之自如常時矣若是異宮則雖葬前似無不可行之義矣又按張子亦有嫡父母之說亦說不爲無據然終是未安

答閔大受

祭事愚伏之說雖於古禮有據然古禮所謂祭者指四時正祭也若是重服則雖非正統亦何可行之今日尊家所行只是忌祭則只得依朱子說行之恐是

無疑底道理也
答朴子聃
於死者無服則祭云者雖於考有服而於祖以上無服猶不可行時祭況於高祖有服而敢行於以下乎似甚無謂矣須更問於知禮者如何
答朴子玉
考妣私服雖無與於祖考以上然既以此服不得祭於考妣則何可獨祭於祖以上耶
答或人
禮喪在外則祭者指當行事而聞訃者也曾子問曰當祭而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三年

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孔子語止此
若不至於㓕俎陳籩豆設則重服未葬時祭何可行
也栗谷先生服中行祭儀期大功葬後祭如平時但
不受胙未葬前時祭可廢忌祭墓祭略行云云竊聞
此爲今日士夫家遵行之禮云未知如何只在大監
財酌之如何耳

答朴是曾

期大功則葬前廢祭緦小功則成服前廢祭禮也

師之心喪有三年者有期九月者妻父母服亦緦

師喪未葬妻父母未成服皆可廢祭耶

服中行祭之說詳在要訣可考而遵行也爲師心喪

而廢祭曾未聞也五服未成服之前則雖輕服皆可廢也。

答李仲深

緦小功成服之日旣已參錯於喪殯之間則歸行朔參於祠堂有違前一日齋宿之禮使人代之可也所謂成服後必不指是日而言也

答金振甫

外黨妻黨服中家廟朔望參亦以素衣帶行事耶以外黨妻黨之喪素服入廟似爲未安恐當變著吉服而未敢質言大槩此等變禮栗谷據朱子說詳著於擊蒙要訣可考而知也

答或人

重服人在喪側者葬前入廟參謁有未安之義否

主人參謁是象平日晨昏之禮也平日自喪次歸者豈廢晨昏之理乎此與祭祀有異矣

答宋文哉兄弟

疎戚之喪成除之節則不須拘於參禮先後而隨便爲之耶

疎戚之喪除之於月朔則亦須先除而以吉服行事如何但家禮將參而有齋宿之文既齋宿則除服之哭似覺相妨以此爲嫌則先參而後除反爲得宜耶

除服時若依問解所載忌祭朔望相値條龜峯先

祭始祖之義之論而言之則當先行參禮次行除服之節耶

參禮與除服先後此無可據明文所引龜峰說雖似可證然彼以參禮與忌祭相較皆是祭祀故其說蓋如此今此除服非祭祀則寧有先後之嫌乎然則除服後以盛服行參禮恐無不可然亦不敢質言

答朴和叔

親戚服盡後哭與不哭恐不可以一例斷定然禮曰朋友之墓宿草不哭是未宿草之前雖朋友亦當哭也況小祥條己除服者來與皆哭盡哀祥禫亦然據此則朔望與祭時雖無服亦當哭也

答吳順之

父喪中繼母在稱孤哀當否

不當稱孤哀退溪已言之矣

答成至和

祖父母俱亡承重孫例稱孤哀孫旣稱爲孫則其母雖存而不相嫌也設使其母先亡則以祖母之存而不稱孤哀子耶鄙見如此第未知如何

與尹吉甫

兒子與人書式當如何程朱斷定以伯叔母似不敢違故如閔孝維重氏則慰兒子書純用此例雲峯之論亦然或云稱以生親或私親而改疏爲狀改哀前

爲服前則似穩云此雖入俗服而有違程朱奈何任
便諸公則只入於吊善書稱以僉哀此則悖倫甚矣
兒子所答亦當從程朱之儀而渠不敢自專弟亦不
敢擅便以教幸乞示以一定之說如何出入時服以
布爲網巾著平凉子納鞋不用藁則猶不大悖耶

答金華叟

爲人後者本生父母喪中書疏稱號當如何
兒子遭其私親喪其知禮者一用伯叔父母式禮自
此所答亦宜用此禮

答崔有華

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不敢稱孤哀是程子所謂專

意於所後之義也曾見好禮之家吊人與答人皆以叔姪稱之盖朱子之訓曰生父與所後父同坐則不可皆稱以父勢將稱生父爲叔父云云此義甚分明

答朴和叔

書疏稱號若準服制則當用狀例第此服旣以父子之名齊衰之服爲定似與爲人後者不同姑從問解所教稱於本生之號及稽顙等文何如伏乞明示

書疏稱喪人恐亦太重據朱子說則雖本生親亦稱伯叔矣第伯叔無心喪而本生則有之此是與伯叔不同處也然則所稱亦當稍異耶

前稟諸說并蒙印可旨在鄭重敬閱再三奚啻冥
途之獲相譴當奉以周旋矣就中書疏云云盖此
以本服齊衰三年降爲不杖期比之父在爲母不
杖不禫而似輕比之本生稱妣稱子而似重誠所
謂無於禮之禮有難酌處者然家禮疏例曰父母
亡嫡孫承重者同狀例曰祖父母亡伯叔父母同
固知所謂父母亡正指服齊斬者而言第自嫁母
出母以下必當隸在其中以類推之此亦似無嫌
礙苟欲拘於服制而從伯叔則上稱養妣下稱服
人前稱服人後稱心喪尤失疏狀輕重之大分矣
玆據父在爲母例只去哀子而稱喪人辭亦稍加

損約玆承回教反以本生之直稱伯叔者並論恐是前書辭意不能別白而然也爲用申禀若果從疏式則頭辭稽顙將無過重者耶或用降等叩首爲差勝否

別紙二度復以愚見仰復早晚回教深所望也所進瞽說復蒙訂示求其所以十分是當甚令人欽仰也蓋鄙意以爲此等式例既不見於禮典則以服制爲準者猶不爲無據而庶免汰哉之誚若於不重不輕之間只稱喪人雖似穩便然後生行禮必當有所據而創制儀式非盛德者不敢則今誰敢作爲此例以爲程度也故前日所對只以本生伯叔之例爲說此

於人情雖似不安然嘗聞聖人言先王制禮行道之
人皆不忍也如取人心之皆安則將不勝其厚矣且
於本生旣用此例則於此亦無不可用之嫌而比之
倣於父在爲母之例此爲稍近矣且來示欲與嫁母
出母隷在齊斬之中推類而例之此又似不然嫁母
出母旣不見其並列於齊斬之中而且爲嫁出之母
不知當用何式則恐不可援此爲例也未知如何大
抵鄙意與尹哀略同如更有可敎者不妨因便回示
也

別紙所敎以爲後生行禮必當有所據而創制儀
式非盛德者不敢亦似未蒙深察鄙意問解爲人

後者爲本生父母喪稱喪人而已不可稱孤哀人之爲吊書者亦且以喪人待之不可稱大孝至孝盖若稱喪人則不得稱狀若以喪人待之則不得稱服前甚明揆以鄙見此雖或未準用於名服俱變之本生而實合旁照推行於今日則非敢創作儀式以犯僭越之誅且謂老先生遺訓在於後學不爲無所據矣玆承批諭不勝瞿然

前所妄論之說不以鄙棄而復與反覆旣仰謙光之盛而復自幸蒙誨之勤也鄙意嘗以爲問解中喪人之稱見於何書略考古今書籍未有見焉常恨不得而禀於先師無恙時也萬一無有經據而只以便於

世人之承用遂爲不易之定制則或不無一毫未安者而凡禮家所定書式孤哀服人之外更無他稱則恐只當於二者之間舍此則用彼而已故敢有前書之禀而亦不無師承南北之嫌故不敢索言然尊以爲先典而遵行則此實德盛禮恭之一端非我輕浮淺妄之所敢窺者不勝欽仰也

答宋道源

今人於服中被親切人相邀雖大功重服若是葬後而又或己下輕喪則强赴宴會小功緦麻則不拘葬前此於禮律果無悖乎

服中赴宴會此難以一例斷之然大功則家禮於葬

前不食肉飲酒不御於內與期服無異葬後亦不可赴宴無疑矣於緦小功則有說焉或問大功三月不御於內小功緦本無明文其義安在朱先生答曰禮無其文卽當自如矣服輕故也據此則緦小功成服後自如常時矣然先生嘗言呂與叔集中一婦人墓誌凡遇功緦之喪皆蔬食終其月此可爲法據此則雖功緦當不赴宴會矣此在行禮者斟酌情文而爲之而已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八十